

民事伴侣关系法律认可的现状及其立法模式

熊金才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民事伴侣的地位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虽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是被禁止、被压制或被忽视的。然而,自20世纪末至今的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民事伴侣关系已在5个国家获得完全法律认可,在16个国家的全国范围内及6个国家的部分地区获得承认,民事伴侣平权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5个法律认可民事伴侣关系的国家中,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及加拿大采用了婚姻式立法模式,即承认民事伴侣关系为婚姻关系,并适用婚姻法的相应规定。而英国则采用了伴侣式立法模式,即制定《民事伴侣关系法》以规制民事伴侣关系,从而创设了一种在形式上不同于异性配偶身份的新的民事伴侣法律身份。

关键词:民事伴侣关系;同性婚姻;法律认可;立法模式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7)05-0065-06

Present Situation and Law Enactment Modes of Civil Partnership Legal Recognition

XIONG Jin-cai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position of civil partners differed greatly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nd in different cultures. Wholly speaking, civil partnership was either legally prohibited or ignored until to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around the world. This situation, however, has been undertaking great changes since 1990s. In last couple of years, same-sex marriage has been legally recognized in 5 countries, has been recognized nationwide in 16 nations, and in certain regions in 6 nations. Among the five nations legally recognized same-sex marriage or civil partnership, England has created a new civil partner legal identity by means of the enactment of Civil Partnership Act (2004), while Netherlands, Belgium, Spain, and Canada adopted the law enactment mode of marriage by mea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existing Marriage Acts to same-sex marriage.

Key words: civil partnership; same-sex marriage; legal recognition; law enactment modes

民事伴侣关系(civil partnership)是指与异性伴侣关系相对应的“同性二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共同生活关系”。与民事伴侣关系同义或近义的概念有“同性婚姻关系”(same-sex marriage relationship)、“民事婚姻关系”(civil marriage relationship)、“同性恋婚姻关系”(gay marriage relationship)、“中性婚姻关系”(gender-neutral marriage relationship)、“民事结合关系”(civil union relationship)、“注册伴侣关系”(registered partnership)等。迄今已通过民事伴侣关系法律保护的5个国家中,英国使用“民事伴侣关系”(civil partnership),加拿大使用“民事婚姻关系”(civil marriage

relationship),荷兰、比利时及西班牙均采用“同性婚姻关系”(same-sex marriage relationship)。其他承认民事伴侣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对民事伴侣的称谓虽存在着差异,但基本上没有超出上述词语范围。总体而言,使用“婚姻”概念的较少,采用“民事伴侣”或“民事结合”等表述的居多。如法国采用“民事结合契约”(pact é civil de solidarité),德国采用“生活伴侣关系”(life partnership),新西兰、瑞典、瑞士、丹麦及美国的部分州均采用了“民事结合”(civil union)的表述。

除称谓的差异外,不同国家或地区对民事伴侣关系的

收稿日期:2006-12-07

作者简介:熊金才,男,厦门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汕头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定义亦有所不同。英国《民事伴侣关系法》(Civil Partnership Act) (2004) 区分民事伴侣关系与异性婚姻配偶关系, 将民事伴侣关系界定为“同性二人之间的特殊的共同生活关系”(a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eople of the same sex)。加拿大《民事婚姻法》(Civil Marriage Act) (2005) 则视民事伴侣关系为婚姻关系, 将民事伴侣关系界定为“二个人之间排他性的合法结合”(the lawful union of two persons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s)^⑩。该定义剔除了婚姻的性别特征, 实现了民事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在法律形式上的平等。这一定义基本接近由同性恋权利支持者对婚姻的定义, 即“一个获得社会承认的、自愿的、忠贞的、单配的、合法的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契约结合, 由政府 and/ 或社会通过给予特定的权利、待遇和责任表示认可。这些权利包括经济、税收、遗产、抚育子女、收养子女以及作出医疗决定的权利。”^⑪ 同性恋权利支持者对婚姻的定义的实质就是突破传统婚姻界定对性别的限制, 消除法律传统及价值理念承传对民事伴侣的歧视性对待, 使民事伴侣关系合法化、婚姻化, 并争取婚姻法的一体保护, 最终实现民事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同等的法律身份和平等的人格。

一、民事伴侣关系法律认可的状况分析

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上, 民事伴侣的地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政治理念下有所不同: 四千年前古埃及人视男性之间的性爱为圣事; 拉丁美洲三大文明之一的玛亚文化认为同性恋是人的一种天性; 在公元前 6 世纪至 4 世纪的古希腊, 同性恋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⑫。但总体而言, 同性伴侣关系在历史上是被禁止、被压制或被忽视的: 罗马帝国时期, 按照基督教的规定, 同性恋者一律处死; 在西罗马帝国, 同性恋要处以火刑; 在公元 6 世纪的威尔士, 同性恋要判处 3 年有期徒刑; 公元 7 世纪的《苦行赎罪手册》中规定, 男同性恋者须服 10 年苦修, 女同性恋者须服 3 年苦修; 在 8 世纪的勃艮第, 同性恋者要被判处 10 年徒刑^⑬; 在古代中国, 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禁止“比顽童”的律法, 而中国人最早的哲学“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阴阳哲学观同样排斥同性恋行为^⑭。从宗教视角看: 基督教、新

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主流观念, 都对同性恋持有坚决的道德谴责态度, 即采取把同性恋现象道德化(认定同性恋是堕落所致)的态度和支持对同性恋者的刑事化(即把同性性行为归入犯罪行为)^⑮; 但佛教以因缘论来看待同性恋行为, 因此很少评价同性恋的对错, 因为对错在于行为和心性。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反对禁止民事结合, 主张民事伴侣关系合法化的浪潮席卷几乎整个欧洲, 民事伴侣平权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并不断改变着社会主流文化对民事伴侣的观点, 使整体社会对民事伴侣的态度由严惩向反思与对话转变。与此同时, 各国法律在处理民事伴侣问题上也实现了从刑事化、非刑事化、承认合法权利的过渡, 民事伴侣的人格尊严、自由、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婚姻等权利在越来越广泛的区域及程度上受到保护。1989 年 10 月 1 日, 丹麦成为第一个允许民事伴侣进行登记的国家; 1996 年, 夏威夷一法院推翻了州禁止同性婚姻, 将婚姻限定于异性之间的州宪法条文; 2000 年, 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安签署法律, 允许同性伴侣之间的民事结合, 使佛蒙特成为美国第一个认可民事结合的州; 2001 年, 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法律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 2002 年, 挪威、瑞典、冰岛、德国、法国和瑞士允许同性伴侣登记注册, 赋予同性伴侣大部分异性配偶所享受的权利; 2003 年, 比利时继荷兰之后, 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2005 年 7 月 3 日, 西班牙成为第三个法律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 2005 年 7 月 19 日, 加拿大参议院通过了《民事婚姻法》, 成为第四个在法律上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 2005 年 12 月 5 日, 英国正式通过《民事伴侣关系法》, 成为第五个在法律上认可民事伴侣关系的国家^⑯。

迄今为止, 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 民事伴侣关系或同性婚姻关系已在五个国家获得完全法律认可, 在约 16 个国家的全国范围内获得承认, 在约六个国家的部分地区获得承认, 有约九个国家正在考虑是否承认, 还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准备这一方面的立法尝试。民事伴侣平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辩, 引发了人们对婚姻、家庭与社会的深刻思考。

表 1: 民事伴侣关系法律认可、承认及正在考虑是否承认的国家或地区一览表

民事伴侣关系获得法律认可的国家 (Same-sex marriage legally recognized)	承认民事伴侣关系的国家(允许同性伴侣结婚, 但不是立法承认) (same-sex civil unions recognized nationwide)	一国的部分地区承认民事伴侣关系的国家 (recognized in some regions of a country)	正在讨论是否承认民事伴侣关系的国家 (recognition debated)
荷兰(2001)、比利时(2003)、西班牙(2005)、加拿大(2005)、英联邦(2005)	丹麦(1989)、挪威(1993)、瑞典(1995)、格陵兰(1996)、匈牙利(1996)、冰岛(1996)、法国(1999)、南非(1999)、德国(2001)、葡萄牙(2001)、芬兰(2002)、克罗地亚(2003)、卢森堡(2004)、新西兰(2005)、安道尔(2005)、捷克斯洛伐克(2006)	美国的部分州、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及里约热内卢、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意大利的部分自治市、巴西的南里约格朗德、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奥地利、智利、希腊、列支敦士登、波兰、乌拉圭、意大利、墨西哥、哥伦比亚

(根据维基百科数据整理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然而,民事伴侣关系法律保护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存在着在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即使在自由、民主和人权备受推崇的美国,至今,仍有很多州对同性婚姻持反对态度,他们往往通过制订或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明确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既不承认其他州同性婚的效力,也不允许州内出现同性婚。目前的美国,承认民事伴侣关系或赋予民事伴侣部分权利的州不到 1/3^①。即使是在已通过民事伴侣关系法律保护的美国,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婚姻理念价值认同分歧,同性伴侣“出柜”(公开同性伴侣关系,依法注册民事伴侣或同性婚姻关系)^②依然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而在倡导社会集体意识的中国,民事伴侣要求法律保障的呼声虽已不再微弱,李银河教授虽已三次向两会提交同性婚姻立法提案^③,我们仍难以断定中国何时或是否会像西方的一些国家一样从法律上认可同性伴侣关系。但身处一个变革与开放的社会,置身于一个自由主义思想不断兴起及集体主义意识渐趋衰退的大环境中,我们有必要对民事伴侣关系法律认可的现状及立法模式予以探讨。

二、民事伴侣关系法律认可的不同模式

通过对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及英国这五个已从法律上认可民事伴侣关系的国家的立法模式分析,虽然各国的立法旨意基本相同,即赋予民事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法律地位,提供平等或基本平等的法律保障,但其在立法模式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英国采用了“伴侣式”立法模式,制定了《民事伴侣关系法》(Civil Partnership Act),从而创设了一种在形式上不同于异性配偶身份的新的民事伴侣法律身份(civil partner)^④。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及西班牙四国均采用“婚姻式”立法模式,承认民事伴侣关系为婚姻关系(same-sex marriage)并受婚姻法的调整。

(一)“伴侣”式立法模式

伴侣式立法模式区分传统异性婚姻与民事伴侣关系,并在概念上对二者作出不同的界定,即异性结合为婚姻(marriage),同性结合为民事伴侣(civil partnership),从而在法律上创设了一种新的在形式上有别于异性婚姻配偶身份的民事伴侣身份。已通过民事伴侣关系法律保护的英国就采用了这种立法模式,并将民事伴侣关系界定为“同性二人之间的特殊的生活关系”^⑤。除英国外,大多数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也采用了这种立法技术。法国虽然也采用了同样的处置,但其对民事伴侣关系及婚姻配偶关系作了更加严格的区分,其中实质性的差异更多一些。因此,有人认为法国的“民事结合契约”(Civil Solidarity Pact Act 1999)几乎不像婚姻法,因为它将大多数问题留给民事伴侣关系人自己安排,并且为了在形式上避免与婚姻相混淆,重要的条款没有置入民法典的家庭法章节部分,而是规定在自然人和市民身份的章节部分中^⑥。此外,瑞典和德国也基本遵循了相同的立法思路,除了极少处修改和删除外,它们大体上抄袭或阐释了婚姻法。

尽管本人认为民事伴侣与异性婚姻这种区分只是形式上的,是立法者在实现立法目的的同时适应社会集体意识的一种技术上的选择,因为从英国《民事伴侣关系法》的内容看,其基本赋予了民事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完全相同的权利,提供了几乎无差别的法律保障,实质性的差异是比较少的,主要集中在与未成年人有关的一些规定方面,如亲权、收养等^[2],其实质性规定与婚姻式立法模式的规定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尽管如此,伴侣式立法模式仍然招致了民事伴侣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种立法模式是对民事伴侣的歧视,是法律上不平等的体现。因为民事伴侣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还要求获得法律上的平等身份与平等的人格,最终达成社会认可之目的,而任何的区别对待都有损这一目的的实现^⑦。

虽然伴侣式立法模式制定单独的法律以规制民事伴侣关系,但基于民事伴侣关系法而创设的民事伴侣关系与传统的婚姻关系极为相似。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民事伴侣关系相关立法表明,伴侣式立法模式的核心目的不是要从权利义务上将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区分开来,而是从立法技术上将二者相区分。因此,尽管各国或地区采用了不同的法律术语,如民事伴侣、民事结合、注册伙伴、民事结合契约等等,但这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几乎是一样的,其要实现的立法目的也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即通过民事伴侣关系法创设一种类似婚姻的新的法律身份,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基本相同的权利与义务,提供基本相同的法律保障。由于形式上的区分而实质上的协同,民事伴侣关系法的众多规定与婚姻法的规定是相同或相近的,如英国《民事伴侣关系法》基本赋予了依法注册的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完全相同的权利,其中包括财产权、继承权、家庭住宅占有权、基于家庭住宅占有权而享有的代理权、日常家事代理权、保险利益享有、领养权与监护权、社会保障享有权、诉权、知情权、平等就业权及要求对方忠实于己的权利等^[2]。

这种形式上的差异与实质上的趋同特征还表现在对有关婚姻法律法规的直接援用和修改方面,目的是使已有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既适用于调整异性婚姻关系,也适用于调整民事伴侣关系。以英国《民事伴侣关系法》为例,该法第 35 条规定了“民事注册规定的同化权”,赋予财政大臣以命令的方式吸收本法中与英格兰及威尔士民事婚姻登记的相同规定,以实现民事伴侣关系注册制度与民事婚姻登记制度的同化目的;第 70 条规定,民事伴侣一方为民事伴侣他方等的利益购买的人寿保险单适用 1882 年《已婚妇女财产法》(1882) (c. 75) 第 11 条的规定,适用方法与该法规定的有关丈夫购买保险单并表明以妻子,或子女,或妻子及子女,或其中的任何人为受益人的情形相同;第 71 条(遗嘱、不动产管理及家庭供养)规定修改有关遗嘱、不动产管理及家庭供养的法规,使有关法规的适应范围扩展至民事伴侣关系;第 77 条(父母责任、家庭子女及亲属)规定修改《未成

年人法》(1989) (c. 41), 在有关“婚姻”一词之后加入“或民事伴侣”, 从而使《未成年人法》的相关规定适用于调整民事伴侣关系的相应事项; 第 79 条 (收养) 规定修改《收养及未成年人法》(2002) (c. 38), 将民事伴侣有关的收养问题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 第 254 条规定, 社会保障、子女抚养及所得税抵免适用《社会保障分摊与补助法》(1992) (c. 4) 的相应规定, 其中包括养老金、抚养金或退职金等。第 251 条及第 252 条规定修改《性别歧视法》(1975) (c. 65) 及 (北爱尔兰)《性别歧视令》(1976) (S. I. 1976/ 1042 (N. I. 15)), 使其既适用于调整异性婚姻配偶与雇主的关系也适用于调整民事伴侣与雇主的关系^②。

伴侣式立法模式的优点在于其在帮助立法者实现民事伴侣关系法律认可之立法目的的同时, 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反对民事伴侣关系婚姻化的诉求, 通过创设一种新的法律身份将民事伴侣关系与异性婚姻配偶关系区分开来, 以避免民事伴侣这一少数群体与坚持异性婚姻多数群体思想意识的冲突。因为, 迄今为止, 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人依然认为, 民事伴侣关系与异性婚姻配偶关系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差别, 二者不能等同。如果说异性的结合为婚姻的话, 则民事伴侣的结合就不是婚姻, 因为自有人类以来, 异性婚姻一直是人类社会一种结构性的元素^③。法社会学的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希望其规则有实效的立法机关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对法律的接受性。在社会的大多数群体尚未准备好接受同性婚姻这一观念, 但在他们已准备好接受尊重任何自由选择的时候, 区分同性伴侣关系与异性婚姻关系的立法模式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其在赋予同性伴侣以权利, 认可同性伴侣法律地位的同时, 尚不至于摧毁传统的婚姻大厦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从美国佛蒙特州立法机关的立法尝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该立法机关在同一个法律中为同性恋者创设了“民事结合”(civil union)这一术语, 同时吸纳了《保护婚姻法》的内容, 重申只有异性伴侣才可结婚的原则^④。

然而, 伴侣式立法模式的良好动机至少存在着下述不足: 第一, 授民事伴侣以口实, 使之认为法律没有赋予民事伴侣同等的权利, 是对民事伴侣的歧视。因为, 在他们看来, 异性婚姻是婚姻, 同性结合也是婚姻, 二者只是性取向上的差异^⑤, 个人的自由选择应当受到同等的尊重并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第二, 从立法技术上看, 伴侣式立法模式虽然有其优势, 但也存在着不足。这种不足表现为: 民事伴侣关系法对民事伴侣权利义务的规定与异性婚姻配偶的权利义务越接近, 其中所存在的少许差异就愈益明显, 与婚姻法对照的可能性就越大, 则其间所体现的不平等就更加突出^⑥; 第三, 伴侣式立法模式与立法旨意之间存在着矛盾, 即立法形式与立法目的之间的矛盾。因为从立法目的看, 伴侣式立法模式是要赋予民事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相同的权利与义务, 而在形式上又通过立法技术将二者相区分, 这是一个悖论。正是基于上述不足, 有人认为, 伴侣式立法模式

只是一个过渡性立法模式, 在条件成熟时, 存在进一步变更的可能性。慕尼黑大学法学院米夏埃尔·克斯特尔教授以下述事例论证这一问题, 他指出, 德国法律将离婚和民事伴侣关系的解除作相同规定, 即通过法院判决解除关系、分配财产和家庭生活费或离异后的抚养费分配。然而, 养老金的分享在配偶离婚时具有强制力, 而在民事伴侣关系法规中却被省去了。如果民事伴侣关系法因为这一点被起诉到宪法法院, 法官必将难以找到这种区别对待的正当理由^⑦。

(二)“婚姻”式立法模式

在已通过民事伴侣关系法律保护的五个国家中, 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及加拿大均采用了婚姻式立法模式, 即视同性与异性结合均为婚姻, 将婚姻制度同时适用于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这四个国家的婚姻法明示: 婚姻配偶的性别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 婚姻不分性别。所以这四个国家均修改了婚姻的定义, 把同性婚姻写进婚姻法, 使同性伴侣获得和异性配偶平等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使《婚姻法》既适合于调整异性婚姻关系, 也适合于调整同性伴侣关系, 从而使同性伴侣不仅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享有与异性婚姻配偶相同的权利与义务, 受到法律无区别对待 (但四国对领养存在不同规定)。这种立法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婚姻只限于“异性的结合”的概念, 是一种大胆的超前的挑战传统婚姻理念及社会集体意识的立法模式。如 2001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荷兰民法典》第 30 条第 1 款规定: “婚姻是异性或同性的两人之间所缔结的契约关系。”^⑧该法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完全相同的权利与义务, 包括领养权, 但不包括从国外领养孩子的权利。加拿大《民事婚姻法》(Civil Marriage Act) (2005) 将婚姻界定为“二个人之间排他性的合法结合”(the lawful union of two persons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s)^⑨。比利时亦修改了《比利时民法典》(the Belgium Civil Code) 有关婚姻家庭法的规定, 剔除了对婚姻的性别限制, 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完全相同的权利与义务, 但不包括领养权^⑩。西班牙《民事婚姻法》(Marriage Act) (2005) 不仅将婚姻界定为“异性或同性二人之间的结合”, 同时还赋予同性伴侣以领养权^⑪。

从理论上讲, 婚姻式立法模式所依赖的支撑主要有: 第一, 性取向的不同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 亦不属于心理障碍的类别, 而是正常自然的现象^⑫; 第二, 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两者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太多的差异, 实质性的差异仅在于因生理差异所体现的生育功能及教养孩子的家庭环境不同^⑬; 第三,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或正在为同性伴侣与孩子的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佛蒙特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 “今天, 许多孩子在同性恋的家庭中得到抚养……今日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借助日益有效的助孕技术怀孕和抚育孩子。”^⑭; 第四,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 民事伴侣关系的法律认可有利于建立稳定、亲密及利他的和谐关系, 因而有助于保护未成年人^⑮。同性婚姻的法律认可还能够提升当事人的自尊和幸福感, 减少歧视, 降低交易成本, 使

同性婚姻关系长期稳定,社会从中所获得的利益远大于成本^③。第五,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原则是所有文明的法律制度的基础,而民事伴侣关系婚姻化是平等原则和立法政策的要求。通过民事伴侣关系婚姻化,将民事伴侣人群中生活态度严肃和富有建设性的那部分人融入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④。

从实证的角度看,首先,基于性取向而有的不同的婚姻选择,只会有一部分人选择同性婚姻,因此法律认可同性婚姻尚不至于摧毁传统婚姻的基石,也不会危及人类的持续发展^⑤。其次,当代社会,部分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不婚、不育及单亲家庭的数量不断上升,结婚与生子不再有必然的联系,“婚姻不取决于生育的能力和意愿”^⑥;许多婚姻的特权是来自于将传统的婚姻等同于后代和家庭这种做法,但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它已不再正确:有相当多的婚姻没有孩子,同样家庭中有相当多的孩子并不来自婚姻,因此性倾向或父母的身份在婚姻与家庭中已不再重要^⑦。再次,就同性伴侣的领养权问题,迄今为止尚无充分的证据表明儿童在同性伴侣家庭中成长会受到不良影响。如1996年9月10日,火努鲁鲁巡回法院法官 Kevin Chang 审理 Baehr v. Miike 案,法院最终就同性伴侣家庭对子女影响的问题认可了下述基本事实:(1)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培养,特别是监护的质量和悉心的照料,是决定子女快乐、健康成长并具有良好适应性的最重要因素。(2)父母的性倾向本身不能成为判断其是否胜任父母资格的标准,也不会阻碍他们成为良好的、有爱心的、成功的父母,更不会影响孩子的适应性和成长过程。(3)同性恋父母和同性恋伴侣有潜力抚养快乐、健康和有良好适应性的子女。如果他们能够悉心照顾子女,他们不但可以为子女的成长提供有益的父子关系和家庭环境,也可以和异性父母一样胜任父母的角色。(4)家庭结构是呈现多元化的。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儿童可以被他们的生身父母、单身父母、继父母、祖父母、养父母、同性父母和同性伴侣所抚养。(5)虽然在同性伴侣家庭中生活的子女,由于他们非传统的家庭结构,会面临一些压力和问题,但根据法庭所掌握的科学证据、研究和临床实践等资料表明,这些子女可以按照通常的方式适应社会并顺利成长^⑧。

基于对伴侣式和婚姻式两种不同立法模式所依据的理论与实证调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伴侣式立法模式比较而言,婚姻式立法模式更突出地体现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价

值观,彰显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即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所称的尊重个人自由选择及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价值理念^[3]。而伴侣式立法模式则显得相对保守,受传统婚姻理念的制约较大,对社会集体意识也更加敏感。其更多地考虑到民事伴侣关系婚姻化对传统婚姻家庭理念的冲击以及社会大众对民事伴侣关系婚姻化的认可程度,因此在立法技术上对民事伴侣关系采取了不同的处置。从立法、司法与执法成本看,婚姻式立法模式更为简便,更加节俭,更符合法律的经济原理,但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伴侣式立法模式能够更好地契合社会集体意识,更有效地为社会所接纳,因此更符合法律的社会学原理。从两种模式调整同性伴侣关系的效果看,迄今尚未发现实质性的差异。这是因为,二者的立法旨意是相同的,即从法律上认可同性伴侣关系,实现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的地位平等,所不同的是二者在立法技术上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结语

民事伴侣关系法律认可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充满冲突的问题,其不仅涉及到法律的核心价值问题(自由、秩序、公平、效益及人类的整体发展),也涉及到婚姻、家庭与社会等不同层次的问题;不仅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存在个人意识与社会集体意识的矛盾;不仅涉及到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问题,也涉及到政治理念和经济基础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不同国家在民事伴侣关系法律认可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态度(认可或不认可),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伴侣式或婚姻式),而不同的态度及不同的立法模式都蕴含着深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差异,并体现出不同的文化适应性。如婚姻式立法模式是否会导致传统婚姻理念信息载体功能的丧失,是否意味着相应国家对同性婚姻的提倡,是否会增加雇主及国家的负担^⑨,是否会对社会集体意识产生更大的冲击,等等。伴侣式立法模式是否会与立法目的相矛盾,是否会造成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的差别对待,在顾及社会集体意识的同时是否会损及同性伴侣个人的自由选择 and 尊严,是否有损法律的内在价值,等等。在民事伴侣平权运动不断发展,民事伴侣关系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法律认可或承认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民事伴侣法律认可的模式所涉及的上述种种问题进行认真、细致和深入的探讨,对不同立法模式的利弊予以比较。因为置身于一个文化多元、价值观念巨变的社会中,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能置身事外,也无法置身事外。

注释:

Article One, Part II, Introduction, Civil Partnership Act 2004 (c. 33) (England).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e-sex_marriage.

Explanatory Notes to Civil Partnership Act 2004(c. 33). <http://www.opsi.gov.uk/ACTS/en2004/2004en33.htm>.

Civil Marriage Act 2005(c. 38) (Canada). <http://www2.parl.gc.ca>.

Same-sex Marriage and Partnership. <http://www.ilga-europe.org/europe/issues/marriage-and-partnership>.

Civil Solidarity Pact Act (1999) (France). <http://tif.journal-officiel.gouv.fr/1999/16959ALL>.

Life Partnership Act 2000(Germany). <http://www.ilga-europe.org/europe/issues/marriage-and-partnership>.

B. A. Robinson, "Religious Tolerance", Ontario Consultants on Religious Tolerance, "2005-FEB-22.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hom-marr.htm#43k> Cached-Similar pages.

(德国)夏埃尔·克斯特尔(Michael Coester, Munich):《欧洲同性恋立法动态的比较考察》,2002年2月13日在英国伦敦学院的演讲。
www.lawroad.net/blog/html/75/viewthread-t43K,2006-07-30.

同注释。

⑪同注释。

⑫同注释。

⑬参见陈显武等:《同志婚姻是否应当合法化——法律与现代生活》(研究报告,具体日期不详)。

⑭《中国古代同性恋一观》。shs.tn.edu.tw/essay/post/upload/9403...556K,2005-03-30。

⑮参见张北川:《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和研究同性恋现象/人群——兼与贾谊诚教授商榷》,《精神卫生通信》第一、二版,1998年2月1日。

⑯Same-sex Marriage and Partnership: Country-by-Country. <http://www.ilga-europe.org/europe/issues/marriage-and-partnership/same-sex-marriage-and-partnership>.

⑰1 of 6 DOCUMENTS Copyright (c) 2005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Fall, 2005 22 Ariz. J. Int'l & Comp. Law 613).

⑱Francisco Cabrillo,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ame-sex Marriage", Erasmus Programme in Law and Economics, Academic Year 2000/2001.

⑲参见 www.phoenixtv.com,2006年06月06日11:32。

⑳同注释。

㉑同注释。

㉒参见《法国民法典》第515条第1款—第518条第8款;参见博里洛:《处于婚姻和同居之间的法国“民事一体协议”》,载温特穆特和安德内斯编书,第475-492页。

㉓同注释。

㉔Civil Partnership Act 2004(c.33) (England). <http://www.opsi.gov.uk/ACTS/en2004/2004en33.htm>.

㉕M·A·格伦登:《国家、法律和家庭》,第3页。“家庭和婚姻是关于法律的制度,它们虽然不是被发明出来的,但内在于人类社会之中。”

㉖佛蒙特州《民事结合法》第一部分第一节。www.usaedu.net/bbs/showthread.asp?,2006-09-10。

㉗Herek, G. "Attempts to Change Sexual Orientation?" <http://www.angles/facts/about-changing-sexual-orientation.htm>.

㉘同注释。

㉙同注释。

㉚(Netherlands) Marriage Act (2001). <http://athena.leidenuniv.nl/rechten/meijers/index.php3?m=10&c=69>.

㉛同注释。

㉜"Same-sex Marriage and Partnership: Country-by-Country." <http://www.ilga-europe.org/europe/issues/marriage-and-partnership>.

㉝Sabido 2, Julio 2005, BOE n.º 157.

㉞B. A. Robinson, "Same-sex marriage and Polygamy——Will Same-sex Marriage Lead Inevitably to the Legalization of Polygamy?" Ontario Consultants on Religious Tolerance, 2005-FEB-22.

㉟Francisco Cabrillo,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ame-sex Marriage", Erasmus Programme in Law and Economics, Academic Year 2000/2001.

㊱贝克尔诉佛蒙特州案(744A.2nd864,881/882);参见奥伦特利切爾和比扬德·克洛宁:《为同性伴侣扩大相关的选择》,载《布鲁克林法律评论》2000—2001年第66期,第651-683页。

㊲Chambers, D. What if?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Marriage and the Legal Needs of Lesbian and Gay Male Couples?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95:447, November 1996.

㊳同注释⑳,第30-31页。

㊴同注释。

㊵同注释。

㊶同注释。

㊷同注释。

㊸Baehr v. Miki, 1996 WL694235, Haw. Circ. Ct.

㊹Posner, R. (1997b), "Should there be Homosexual Marriage? And if So, Who Should Decid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95:1578, May 1997.

参考文献:

[1] 陈苇. 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M]. 群众出版社,2006. 88.

[2] 熊金才. 民事伴侣的权利与义务——英国民事伴侣关系法述评[J]. 太平洋学报,2006,(12):73.

[3] [美]德沃金. 认真对待权利[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78-179.